



胡旭东



两次创业善打硬仗

朝鲜战争时期，吴英恺与胡旭东结下“忘年交”。吴英恺在创建阜外医院时，指名要胡旭东，任他做心脏内科副主任，同时是心电图室和导管室的负责人。

在阜外医院，胡旭东认真完成日常工作，还偶尔去给国家领导人做医疗保健工作。后来胡旭东二次参军，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胡旭东被吴英恺第二次“点名”，是在吴英恺离开阜外医院后组建北京安贞医院时。胡旭东则在北京安贞医院相继创建了心内科、心导管室和干部病房。

战火纷飞

1929年9月10日,胡旭东出生于长白山东麓的吉林省龙井市。他天资聪颖,悟性极高,成绩名列前茅,所以小学毕业后,被学校保送到新京(长春)读中学。因为他就读的中学是新京一个日本中学,所以日语非常好。这为他之后开展教学研究工作做了铺垫。

后来,17岁的胡旭东参军,去了军政大学学习。军政大学被撤销之后,学校的全体学生被分编到中国医科大学继续接受医学教育。中国医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建的院校,其前身为1931年11月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和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它的总部在兴山,主要为战争服务,重点是外科。它的分校——龙井第一分校在龙井市,重点则是内科。胡旭东主攻内科,因此被编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龙井第一分校。学校的培养计划原定是4年,但迫于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胡旭东和同学们只学习了一年多时间,就于1948年提前毕业了。

胡旭东因为日语好,毕业时被分到中国医科大学总部,除了从事教学工作外,他还为学校的很多日语教授做一些日语资料翻译工作。中国医科大学总部之后分化为三个学校:一个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一个是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还有一个是位于长春的第三军医大学;同时,总部的教师教学资源,也相应被分为三部分。胡旭东最初被分到了中国医科大学。在去往沈阳的路上,突然接到来自长春的命令,告知长春人手不够,要求他紧急前往长春支援。

几天之后,同样毕业于龙井第一分校,但被分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赵淑媛(胡旭东的妻子),也接到组织的命令,连夜收拾行李乘坐火车赶往长春。在长春火车站,来接赵淑媛的正是胡旭东。

当时正值深冬时节,寒风瑟瑟,街道萧索,被围困了长达近两年时间的长春刚刚解放。

胡旭东等人开始在新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实习。医院的系主任都是日本人，胡旭东除了正常的实习工作外，还要为内科主任山口清治（音）做一些翻译工作。作为落脚之地的新京旅馆四面透风，住了三五天之后，他们冻得实在不行了，就申请住到了附属医院的楼上。

当时第三军医大学领导非常重视胡旭东，有意将其培养为干部型人才。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心血管专家黄铭新教授到长春参加朝鲜战争医疗队时，医院领导将胡旭东托付给他，请他将胡旭东带到上海进行重点培养。就这样，胡旭东跟随黄铭新教授到了上海，一待就是3年多的时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用英文写病历，胡旭东只会中文和日语，为了不影工作，他利用白天工作间隙和晚上休息时间背诵单词，学习语法，结果用了不到3个月，就可以用英文写病历了。之后因为医院神经科比较缺人，还将胡旭东送到南京神经精神病院学习了一段时间，培养了他扎实的神功底。

从上海学医归来后，胡旭东到长春第三军医大学工作。朝鲜战争时期，吴英恺在鸭绿江江边成立了野战外科研究所，组织一批医生救助伤员，其中就有胡旭东。在鸭绿江畔，吴英恺与胡旭东结缘。吴英恺对胡旭东非常欣赏，胡旭东也很敬重吴英恺，两人惺惺相惜，结下“忘年交”。

陪伴

1955年，吴英恺任解放军胸科医院院长的时候，指名调胡旭东到解放军胸科医院。在胸科医院工作期间，胡旭东接受方圻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开展了一系列与导管有关的研究。吴英恺创建阜外医院之后，任命他为心脏内科副主任，同时兼任心电图室和导管室的负责人。导管室陆续开展心导管检查及心血管造影工作，主要用于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及瓣膜病的血流动力学研究。当时工作的原则是：哪个病房的患者做检查就由哪个病房的医生参加。

再次创业

1984年，吴英恺创建北京安贞医院，再次指名要胡旭东。胡旭东来到北京安贞医院之后，在吴英恺的指导下，相继创建心内科、心导管室。

心导管室成立之初，病房破旧，设备简陋，人才匮乏。

“有的患者心脏特别大，填满整个胸腔，我印象中最大的比例是0.98，躺下都困难，而且好多人还澳抗阳性。我们就在强心利尿、纠正心力衰竭的基础上，趁患者稍微躺一下的时间把导管送进心脏，迅速弄清楚各房室的压力，有没有肺动脉高压等，要求技术非常熟练。”胡旭东在北京安贞医院心导管室的同事张维君回忆道。

高强度、高技术的日常工作考验着心导管室的每位工作人员，但在胡旭东的带领下，导管室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为患者开展左右心导管检查、冠状动脉造影、起搏器安装等工作。机器累坏了，就用放射量大的床边机器继续做。

当时吴英恺提出了体外循环600例、800例、上千例的目标，心导管室的全体人员就跟着胡旭东一起“玩命干”。那时，医护人员的铅衣不像现在这样轻便、保护性能好，而工作时辐射量又很大，所以很多工作人员的白细胞和血小板值都下降到了正常范围以下。胡旭东本身就有慢性支气管炎，射线辐射使他的上呼吸道抵抗力变弱，经常发病咳喘。回忆起当年心导管室的工作场景，张维君感慨：“胡主任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放射线，一心为患者，这种精神深深打动并激励着我们这个团队。”

北京安贞医院的干部病房是由吴英恺创建的，并由胡旭东等专家进行技术指导。该病房成立之后，为了培养人才，实现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发展目标，1989年，胡旭东带领同事在全国同类病房中率先开展心血管介入工作，为全国的一些干部及患者服务，打破了传统干部病房只是“干部疗养之地”的发展模式。

除了在业务上日臻完美，做一名好医生、好领导外，胡旭东还是后辈的好导师。在建院之初，吴英恺院士就非常重视北京心肺血管研究中心研究生的培养工作，1984年成立了安贞医院第一届研究生评定委员会。当时研究生导师7人，胡旭东就是委员会的成员及导师，先后培养了4名研究生。

张维君是心导管室的得力助手，当时她倡导写一本关于心导管方面的书，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胡旭东的同意和支持。胡旭东给一些心导管专家如高润霖、吴宁、陈灏珠等写信，用自己的威信为下属开展工作铺路。在胡旭东的支持指导下，张维君等完成了《心导管学》一书，并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当时此类书甚少，几乎缺失，是青年医学者需要的工具指导书，曾获得了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胡旭东教授除了培养安贞医院的医生之外，还承担了来自全国的进修医生的培养工作。而且，他不仅仅在安贞医院开展技术指导，还到外院帮助工作，比如曾到珠海市人民医院指导配置导管室，包括指导配备设备、建立规章制度和人员培训制度等。

除此之外，他还在肺动脉高压右心功能不全、瓣膜病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长期过劳导致胡旭东的身体日渐衰弱。那天家里准备换新书柜，胡旭东从早饭后开始整理书籍资料，一直整理到下午两三点，中间没有休息，这时他突发心源性猝死。虽然经过紧急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却成了“植物人”。国家考虑到他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将他相继安排在安贞医院、北京医院进行治疗。4年之后，胡旭东与世长辞，享年70岁。

在胡旭东教授百年之后，他的同事兼后辈回忆道：“胡教授独树一帜，辛勤耕耘，不仅为医院培养了一支心血管专业及介入队伍，还为全国培养了一批介入人才。”

文 / 郭贝贝